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全译本◆

# 匹克威克外传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 著 蒋天佐 / 译



*The Pickwick Papers*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The Pickwick Papers*

# 匹克威克外传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蒋天佐 译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匹克威克外传 /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著; 蒋天佐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3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54-3660-3

I . 匹...

II . ①查... ②蒋...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4222 号

策 划: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 康志刚 徐科峰

装帧设计: 陈必琴

责任印制: 左 怡 潘台芳

封面绘画: 丁 玲

插图绘画: 阮 建等

排版制作: 胡金娥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委托发行电话: 027-87677282 传真: 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com>

E-mail: cjlapp004@hotmail.com

印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805188)

---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28 插图: 17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560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

定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 名家导读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杰出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生活面，真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故事的梗概是这样：一位独身的老绅士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名流”，也是一个“学者”，又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一个社团（“匹克威克社”）的创办人。他带着几个“匹克威克派”出去游历，一路碰到了种种滑稽可笑的人和事，经过大约两年，他的追随者和他自己都觉得游历够了，“匹克威克社”也宣告解散了，匹克威克先生实行了“退隐”，故事也就此结束了。全部的情节是随着匹克威克等人的旅行见闻和遭遇而展开的，所以结构比较散漫，但因此也就能更多地给读者以新鲜和灵活的感觉。作者还特地为整个故事安排了一条以匹克威克先生与流氓金格尔先生的矛盾冲突为内容的主线，从头贯穿到尾。在全书的最后，还按“有头有尾”的精神，把书中主要人物的下场，一一作了交代，但是这部作品终究不是以悲欢离合、曲折复杂的故事取胜的那一类。使人们激动，使人们历久不忘的，

是那些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那些鲜明生动的生活景象，它们给人以极丰富的启发。

从表面上看，以金格尔的改邪归正为象征，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一个抽象的老公式：“善良终于战胜邪恶”，而这也是适用于狄更斯的许多作品的共同公式。但在实际上，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作品的内容，却绝非如此干枯和庸俗，而是极其丰富和动人的。读《匹克威克外传》，人们随处都会被那些巧妙、生动而深刻的讽刺描写所吸引。这些奇妙的讽刺艺术，正是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锋芒所向，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当权人物。作者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从各个方面刻画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人物，如贵族、地主、资本家、政客、军人、太太、小姐、主笔、牧师等等，真实地暴露了他们丑恶的灵魂和丑恶的生活。人们看到那一幅又一幅丑态百出的肖像画和风俗画，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憎恨和厌恶。但是，在一切讽刺对象之中，作者特别着重地、反复地加以抨击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司法制度、监狱等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的法官、律师、官吏等等。关于这些方面的描写，在书中占了大量的篇幅和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而这也正是作品的真正的主题所在。《匹克威克外传》简直是对资本主义法制的一部最生动的、强有力的控诉书！

另一方面，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弱小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在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作者用插曲形式给读者讲的那些独立的小故事，例如“走江湖的戏子的故事”、“归囚的故事”、“教堂杂役的故事”等等，都十分生动感人地描绘了许多受尽苦难的下层善良人物的形象，几乎是满含着同情之泪在叙述着资本主义社会所加于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的磨难，这与对那些资产阶级宠儿的冷嘲热讽，造成尖锐的对照。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到，虽然狄更斯的爱憎是强烈的，虽然他在这部书里对丑恶的和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法律、司法制度以至整个政治生活的抨击是勇敢而有力的，但由于他的世界观中包含

着很大的矛盾，因此对于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幻想，对资本主义制度抱着改良主义的思想。他否定当时的资产阶级法律，却寄希望于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教育。在他看来，那个法律（及其一切附属物）的确是不足取的，非但不足以惩诫和改造“坏人”，反而会危害“好人”（如匹克威克先生所遭到的诉讼即其一例），实际上只是另外一些更坏的“坏人”（例如道孙和福格之流）用以作恶的工具。但是，他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因为社会上有“坏人”存在，所以连法律也被他们利用来做坏事了。那么，怎么办呢？出路何在呢？他的答案是：道德教育。因此，他在结束全书时让匹克威克先生用善行感化了金格尔，并且把他救出监狱（在他看来监狱本身就是罪恶），还为他安排了工作和出路。而金格尔也就痛改前非，诚心学好，实现了作者的理想。这就是狄更斯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主义思想的表现，也就是他的根本弱点之所在。

与此同时，狄更斯思想上的弱点在艺术上的表现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他总爱创造一些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来体现他的博爱、平等、善良、正直等抽象观念，以便达到他所信奉的“道德教育”的目的。但是几乎毫无例外，这样的努力只有失败。本书的匹克威克先生，原是一个描写得很成功的反面人物，但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他逐渐把他写成一个正面人物，来担当“理想化身”的角色，因而这个形象也就越来越枯燥无味，甚至令人生厌了。

虽然如此，作者对那些资产阶级的大人先生们的刻画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这样深刻，是这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直到现在读来仍然是饶有意义的。例如第十三章关于竞选的描写，真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不仅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丑恶面目的真实写照，而且是今天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某一侧面的缩影，例如美国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简直就跟狄更斯笔下的“蓝党”和“浅黄党”一模一样。像这样极其生动地和高度概括地把资产阶级的所谓“议会制的民主”、“平等”、“自

由”等幌子的丑恶本质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的描写，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珍宝，是会永远被人民所喜爱的。

狄更斯是一位十分关心政治和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了某些严肃的目标而写作的。《匹克威克外传》决不是什么滑稽故事集，更不是供人消遣的闲书。用作者自己常用的字眼来说，它里面充满了关于“可怜的法律”、“选举”、“监狱”、“行政官”、“财产”、“教会”、“学校”、“穷”、“富”等“大成问题的”问题，十分严肃的问题。但是，任何严肃的主题，一到他手里，总是能够通过艺术的描绘，特别是他所擅长的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和引人入胜的雄辩的文才，生动地表达出来。因此，尽管他的作品里总是不免有些冗长而并不高明的说教，总是少不了有几个苍白的、矫揉造作的人物，结构和剪裁也总是难免有些漏洞，但却总是能够抓住读者的心灵。你几乎无论从哪一页翻阅起，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不自觉地看了下去，而时间就悄悄地溜过去了。

狄更斯的文章的风格是比较拖沓的，甚至有点噜苏，但又极其矫健，好似一条长龙，旋回起伏，气势浩大；遣词造句极其生动活泼，灵活多变，引人入胜，细腻的地方娓娓动人，朴素的地方简明扼要，丰富的地方使人目不暇接。这部作品的文字，我觉得尤其写得妙趣横生，才华灿烂。惭愧的是译者限于学力，虽煞费苦心，仍未能译好。翻译中所碰到的疑难之处很多，以前曾承钱钟书同志屡加指教，深为感激。又承谢素台同志加以校改，得益颇多，诚堪铭感。

无论译文方面，或者是关于作者和作品的评述方面，错误和缺点必定还是很多的，敬希读者多多赐教。

著名作家、资深翻译家  
蒋天佑



*The Pickwick Papers*

## 作 者 序

一个作者，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在序文里说，并且希望他所说的话人家肯听；这好比是一个人一把拉住一位要跨进戏院的朋友，要他且慢去看戏，先去找个地方聊聊天。

可是，序文虽然难得有人去读，作者却始终在写，这无疑是为了平白承受丰厚遗产的后代着想（说起后代这位人物，他可真要承受一笔巨大的遗产啊）。因此，我也就在总的纪念品之外，再加上我这笔遗产吧。《匹克威克外传》以单行本问世以来，到今天已有十年了；自其以月刊形式问世，则已将近十二年。

在初版本的序里我就说过，《匹克威克外传》是企图介绍一些趣人趣事的，并不打算有什么精巧的结构，甚至作者当时并没有认为有这样做的可能，因为这部小说本来就是以散漫的形式发表的；而“匹克威克社”这一机构，由于在小说的进程中发现难于处理，所以也就逐渐放弃了。虽然就某一点而言，经验和钻研后来对我有所教益，也许眼前我可以指望，这些篇章已经有一根总的线索贯穿起来了，然而目前的篇章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意图。

十余年来，我看到过各色各样的文章在谈论《匹克威克外传》的来历，那些文章对于我总是具有一种十足新奇的魅力。既是探讨本书缘起的这些文章不断出现，我推断读者们一定

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那么我就来谈一谈。

我那时还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曾在《记事晨报》上发表过一些特写文章（最近已收集成一个集子，分两卷出版，有我的可敬的朋友乔奇·克鲁克香克作插图），其中有几篇引起了现在这位出版家的注意，就约我写点什么，出个“先令月刊”<sup>①</sup>——提到这种刊物，当时无论对我来说，或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模模糊糊地想起二十五年前、由小贩带到乡村各处去兜卖的那种长篇小说的分期连载的小册子；我还记得，在我开始当人生的学徒以前，曾为其中的某几本洒过不少眼泪呢。

我打开我在浮尔尼瓦尔旅馆的房间的门，接待了那位代表出版公司的经理。我看不出他不是别人，两三年前我正是从他手里买到了那赫然刊载着我第一篇瞎扯淡的文章的杂志；在那次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他。文章是我在一天黄昏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偷偷塞进弗利特街一条漆黑弄堂里一家漆黑邮局的漆黑的信箱里去的。不妨顺便说一说，那一次——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我一直朝着韦斯明斯特会堂走去，钻进去耽了半个钟头之久，因为我实在快活和骄傲得泪眼模糊了，看不清大街上的东西，而且那副样子也不便在大街上让人家看见。我把这次的巧合告诉了我的客人，双方都欣然认为这是个吉兆，接着就言归正题。

他提供给我的主张是这样：这个月刊要便于西摩先生制插图；他另外还提出一个主意（我已记不清这究竟是那位可敬的幽默艺术家出的主意，还是我的客人自己的主意）：通过一个“猎迷俱乐部”的活动来写这些文章：描写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如何四出渔猎，而由于缺乏熟练的技巧，以致惹起多少麻烦。我提出了异议，因为考虑到：虽然我出生于乡村，并且在乡村受了部分的教养，但除了各种运动都懂得一些以外，却算

---

① 所谓“先令月刊”，即以月刊形式分期刊出，每期售价一先令。

不上什么游猎家，何况这种题材并不新鲜，已经运用得很滥了；倒不如做得自然些，根据作品去制图，那倒要好得多；我宁可让我自己任意去写，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去描绘英国的风光和人物；而且，不管我在开头的时候给我自己规定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恐怕最后还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我的意见被采纳了，于是我想起了匹克威克先生，写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根据校样画了一幅“匹克威克社”，还画了该社创办人的快活的肖像，从此人们一看见那画像就知道是他，可以说是画像使他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人。我按照出版社本来的建议，让匹克威克先生跟一个社团联系起来，又特地加入了文克尔这个人物，以备西摩先生之用。我们开始的第一期不是三十二页，而是二十四页；用了四张插图，而不是两张。第二期尚未出版，西摩先生不幸突然逝世，于是原先议而未决的一个问题，随即作出了决定：每期改为三十二页，插图两幅，就这样出到底。朋友们跟我说，这是一种低贱的出版方式，会毁了我的前程；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朋友们对说得多么正确啊。

这本月刊的封面上署着我在《记事晨报》上用的“鲍斯”这一笔名，并且以后还沿用了好久。这本是我喜爱的一个小弟弟的绰号——为了纪念《威克斐尔牧师传》，我本来把这位小弟弟叫做摩西斯<sup>①</sup>，用鼻音滑稽地一读，读成了“鲍西斯”，再缩短一下，就成了“鲍斯”。远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鲍斯”就成了我极其熟悉的常用语，我便采用了它作为笔名。

有人说，匹克威克先生这个人物的性格随着小说的进展而有了改变，他变得更善良，更懂事了。我认为这种变化对于读者们并不是勉强的，不合情理的，只要他们能这样想一想就行了：在现实生活里，凡是具有几分幻想气质的人，开头引人注目的总是他那些荒乎其唐的怪癖，除非我们进一步跟他搞

---

<sup>①</sup> 狄更斯颇推崇其前辈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摩西斯即哥尔德斯密斯所著《威克斐尔牧师传》一书中的人物。

熟了，我们才能透过这些表象去了解他的主要的一面。

我唯恐好心的人们不能辨别（正如《清教徒》<sup>①</sup>最近的新版，人们就不能辨别）宗教和宗教口头禅的截然不同，虔诚和伪装虔诚的截然不同，不能辨别虚心崇敬《圣经》中的种种伟大真理截然不同于抹煞其精义、而只是把它的字句大胆胡乱运用于最无谓的纷争和最卑微的生活琐事上，致使愚昧无知者为之大惑不解——为了这种种，我要人们了解，这本作品中所讽刺的永远是后者，而非前者。进一层说，讽刺后者，则是讽刺它与前者的不相协调，讽刺它与前者的不能合为一体，讽刺它构成了当年社会中最邪恶、最有害的虚伪事物之一——不管它的大本营设立在厄克塞脱大会堂也好，或是设在爱本纳塞尔小礼拜堂也好，或是两处兼而有之也好。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似乎毋需赘述。但是，对于那种任意侮弄神圣事物、嘴上头头是道、心里不当它一回事的行为，对于那种把基督教和某种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提出抗议，是并不过时的；其实这种人，用史威夫特的话来说，他们所理解的宗教恰恰足以使他们相恨，而不能使他们相爱。

我感到奇异而有趣的是：一面翻阅着这本重版的作品，一面看看从它最初脱稿到现在，我们周围究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多么重大的改革啊。辩护士的许可证问题，陪审官的微妙而尴尬的处境，都还有待于改善；而改善国会选举的方式（尤其是郡的选举），则尚在未定之天。但是法律上的改良斩断了道孙和福格先生之流的爪子；他们的办事员之中，为了达到这些良好目的，已经普遍增长起一种自尊、相互忍让、教育和合作的精神，莫大的隔阂消除了，使公众能享受到现有的便利和利益，而且将能及时废除那许许多多使公众独受其害的、无谓的妒忌，盲目和偏见；有关债务监狱的法律已经改革；弗利特监狱已经拆除！

---

① 《清教徒》(Old Mortality) 是司各特著的历史小说。

回溯了这短短一段时期里的情形，我怀着这样一个希望——希望我原先所披露的种种社会弊端，将来在这一版的每一卷里都能发现其中某条某项业已根绝。谁说得准呢，也许等整部书中的弊端统统根绝的时候，城乡的长官们也将学会每天跟“常识”和“正义”握手言欢；《贫民法》也会怜惜老弱和不幸者；学校，在基督教的广泛原则之下，将成为这个文明国度全境内的最美好的装饰；监狱之门非但在里边妥闩紧锁，外面亦妥闩紧锁；为维持像样的、适合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一般资源得以普遍分享，既使富人和国家能借以保障安全，而穷得无以复加的人亦能享受这项权利；若干渺不足道的慈善团体——它们实在比那在它们四周汹涌怒吼着的人海里的水滴还要渺小——再也不会任意放纵“热病”和“肺痨”来摧残上帝所创造的生灵，它们再也不会无休无止地拉起小提琴来为“死亡的舞蹈”伴奏！

这部廉价的作品并不是落在时代之后的，而是据有它自己的地位，努力完成它自己的天职，我相信，这部书本身自会显示其重大意义。

1847, 9. 伦敦

# 第一章

## 匹克威克派

廓除疑云，化幽暗为耀眼的光明，使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光荣事业的早期历史免于湮没，这第一线光辉，是检阅匹克威克社文献中如下的记载得来的；编者把这个记录呈献于读者之前，感到最大的荣幸，因为这是一种证明——证明他钻研这些交托给他的浩瀚的文件的时候所具有的小心谨慎、孜孜不倦的勤勉和高超的眼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主席，匹社永任副社长约瑟夫·史密格斯老爷。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

“会议听取了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所提交的题为‘关于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之臆测，并及于有关铁特尔拜<sup>①</sup>学说之若干意见’的文件的宣读，会议觉得异常地满意，并且无限地赞同；为此，特向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致以最热烈的敬意。

“因为会议深知，这一著述——即是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在湛赛、海该特、布列克斯顿以及坎伯威尔各地之不懈的调查研究——自然而然地会对于科学大有贡献；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假使延伸他旅行的足迹，从而扩大他

① 铁特尔拜：一种鱼。

的观察范围，把这位学者的学说推行到更广阔的领域，那是对于知识的提高和学术的传播，自然而然地有不可估量的利益的。

“会议根据上述意见，严肃地考虑了上面已经说过的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和其他三位下面就要提到他们名字的匹克威克社社员所提出的一个提案，成立‘统一匹克威克派’的一个新的部门，定名为‘匹克威克社通讯部’。

“上述的提案得到会议的批准和赞同。

“因此，‘匹克威克社通讯部’正式成立；提名并指定匹社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匹社社员屈来西·特普曼老爷、匹社社员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老爷、匹社社员那生聂尔·文克尔老爷四位为部员；并且要求他们，把关于他们的行程和考察，关于他们对人物和风俗的观察，以及关于他们的全部奇遇、连同有关地方景色或地方社团的一切故事和文件，确实地予以记录，作出书面材料，随时向伦敦的匹克威克社汇报。

“会议诚意确认的原则是，‘通讯部’的人员各自支付自己的旅费；在这一条件之下，不反对该部人员随意延长旅行时间以从事考察。

“此外，并应通知该通讯部人员，他们提出的自行偿付信件邮费和包裹运费的提议，已由会议加以考虑。会议认为这种提议不失为胸怀伟大的人所提出，因此，会议宣布完全同意。”

会议秘书还加上了使我们受惠非浅的如下记述——在上列决议宣读的时候，那个秃顶和那副聚精会神地对着他（即秘书）的脸的圆眼镜，在一个偶然的旁观者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吧。然而对于知道匹克威克的伟大的头脑正在那额头下面活动、匹克威克的光闪闪的眼睛正在那眼镜后面闪霎的人们，这情景确是大有兴味的。穷究了不凡的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以及由于他的铁特尔拜学说而轰动了科学界的这位人物，冷静而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像冰冻的冬天里罕普斯德的一池深水，也像伏在一只土钵的最深处的一条孤独的铁特尔拜。当他的信徒们同声高呼“匹克威克”，因而使这位著名的人物大为兴奋，于是慢慢地爬上他所坐的宫椅，对他自

已所创办的团体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情景又是何等的更加有味呵。这种动人的场面给一个艺术家提供了何等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呵！口若悬河的匹克威克，一只手文雅地背着藏在上衣的燕尾里，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佐助他的雄辩：因为升高了地位而显露出来的紧身裤和皮绑腿，假使是穿在一个平常人的身上，人家也许不会去注意的；但是穿在匹克威克身上，那就引起——如果不妨这样说的话——一种不由自主的敬畏了。簇拥在他周围的，是自告奋勇要分担他的旅行的艰苦的人们，也就是注定要分享他的发现的光荣的人们。他的右首坐着屈来西·特普曼先生，这位过于多情的特普曼，除上了年纪的人的智慧和经验之外，还有一个男孩子对于那种最有趣味也最可以原谅的人情之常的弱点——恋爱——的热情和劲头。时间和食物已经把这副一度很风流潇洒的身材扩大了；丝质的黑背心，越来越扩展；它下面拖着的金表链一英寸一英寸地退出了特普曼的视野；广阔的下巴逐渐侵占了白领带的边界，但是特普曼的灵魂却没有改变——崇拜女性仍然是他的灵魂的支配力量。在伟大的领袖的左首坐着富于诗意的史拿格拉斯，他的身旁是好运动的文克尔，前者富于诗意地裹在一件神秘的狗皮领的蓝色斗篷里，后者使一件新的绿色猎装、格子领巾和紧紧裹在腿上的褐色短裤生色不少。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会议上的演说，还有当场发生的辩论，都记录在该社的会议录上。两者都和其他有名团体的会议情形极其酷肖；我们且把那些记录抄在这里，因为在伟人们的言行记述中寻求相似之处，总是很有趣味的。

“匹克威克先生认为（秘书说），荣誉是人人心目中所宝贵的。诗名是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所重；征服异性的荣誉，对于他的朋友特普曼，也是同等地可贵，而他的朋友文克尔胸中最高的欲望，是在田野、空中和水中的游艺方面获得声名；他（匹克威克先生）呢，不必否认他是受着人类的情欲和人类的感情的影响的，（喝彩声）——还可能是受着人类的弱点的影响——（高呼‘不’）；但是他要说，假使他的胸中居然有自高自大的

火苗燃烧起来，那么另一种首先要为人类谋福利的欲望，一定有效地把它扑灭掉。人类的赞美是他的‘韵律’，博爱是他的保险公司。（剧烈的喝彩声）他觉得有点儿骄傲——他坦然承认这一点；让他的仇敌们尽量去说吧——他觉得有点儿骄傲，那是在他把铁特尔拜学说公之于世的时候；这学说也许会闻名，也许不会闻名。（一声‘闻名了’的呼声和热烈的喝彩）他不妨接受刚才听到的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的话——是闻名了，但是即使这篇论文的名气普及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吧，而作为作者的他将要感到的骄傲，假使比起现在、他一生最骄傲的顷刻、他对周围看着的时候所感到的骄傲来，还是算不了什么的。（喝彩声）他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罢了。（不，不。）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感觉到他们已经选择了他来负担一件极其光荣、也有点儿危险的工作。旅行是很麻烦的，而马车夫们的头脑是不冷静的。请大家出去看看，仔细看一下周围在演出的话剧吧。公共马车到处有翻车的事，马脱缰，船翻身，汽锅爆炸。（喝彩声——一声‘不是’。）不是吗？（喝彩声）倒要请那位大呼‘不是’的可敬的匹克威克派走上前来说一说‘不是’的道理，假使他说得出。（喝彩声）说‘不是’的是谁？（热烈的喝彩声）是不是什么无聊的落魄的人——他不说他是负贩之流（高声喝彩）——这种人，因为妒忌他（匹克威克先生）的研究所获得的——也许是份得来的——赞美，并且因为自己的可怜相的敌对企图受到成堆的斥责而伤心痛苦，所以出于这种卑劣的和诽谤的——

“布辣顿先生（阿尔德该特地方的）起立发言。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所说的是不是指他？（‘秩序’，‘主席’，‘是的’，‘不是’，‘说下去’，‘不要说’，等等的叫唤。）

“匹克威克先生是不会被喧嚷堵住嘴巴的。他是指的那位可敬的绅士。（大激动。）

“布辣顿先生说他用最大的轻蔑斥拒这位可敬的绅士的不正当的和非礼的责难（大喝彩）。这可敬的绅士是个骗子。（极大的骚乱以及大声叫唤‘主席’和‘秩序’。）

“奥·史拿格拉斯先生起立发言。他大声质问主席。（‘听呀’。）他要请问，难道应该允许本社的两位社员之间这种坍台的争执像这样继续下去吗？（‘听呀’，‘听呀’。）

“主席深信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会取消他刚才所使用的那种字眼。

“布辣顿先生虽然对主席怀着一切可能的尊敬，却深信他不能取消。

“主席感到他的断然的责任是质问这位可敬的绅士，他使用刚才那个脱口而出的字眼，是否按照通常的意味使用的。

“布辣顿先生毫不犹疑地回答说，不是通常的意味——他是按照匹克威克派的意味用这个字眼的。（‘听呀’，‘听呀’。）他理应承认，就个人而言，他对那位可敬的绅士是抱着最高的尊敬和推崇的；他仅仅是从匹克威克派的观点，认为他是一个骗子。（‘听呀’，‘听呀’。）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很满意他的可敬的朋友的这个公正、坦白而充分的解释。他要求立刻谅解他，他自己所说的话的意义，也只希望得到一种匹克威克派的解释而已。（喝彩声。）”

记录到此为止了，而我们完全相信，这场争执既然已经达到这种极其令人满意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地步，当然也是到此为止的。关于读者就要看到的下一章，其中所录的事实虽然不是从正式的记录材料摘引的，却是从书信和其他权威的手稿里小心搜集起来的，这些材料十分真实可靠，所以不妨把文章整理成为连贯的形式。